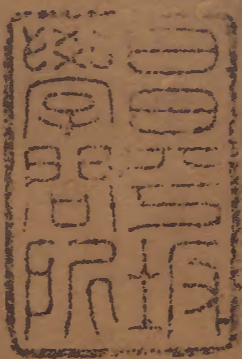


朱文公校昌黎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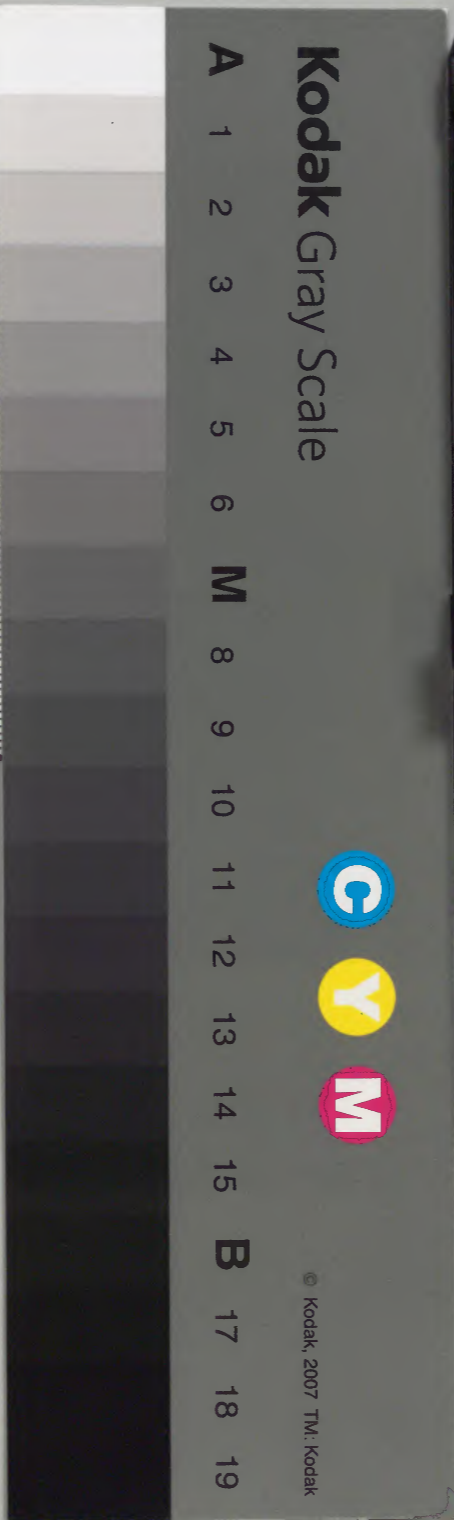
九之十四



			三	漢
		四	四	書
	一	九	〇	門
七	一	五	一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五		三	漢
四		四	書
函		〇	
一	七	一	
九	冊	號	
架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01
冊數		7(3)
函號	別	57 3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日四圖

崇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九

律詩凡八十五首

題楚昭王廟

香墳滿目衣冠盡墳或作園城闕連雲章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

宿龍宮灘

淺草文庫

浩浩復湯湯音商西清詩語魯直云退之裁贖水句尤見工

燈生暈宵殘雨送涼如何連曉語一半是思鄉或作鄉是

又魚招張功曹或无下

書長船縛似橋深鏡沙可數靜榜音榜進水無搖刃下那能

脫作或波間或自跳中鱗鱗錦碎鱗或作疑當目牙珠銷迷火逃

又集注周官以時藉魚鄭云以戮刺泥中取之魚春岸闊此興在中宵大炬然如

翻近驚人去暫送競多心轉細得雋音俊左傳左傳語時貴譚蔡得雋曰克語時貴譚蔡
知存寡艇音船或作船邊平覺獲饒交頭疑湊餌音類首類同條濡
沫情雖密登門事已濼音或盈車音或於何得魚焉其大盈車欺
故事飼大魚音飼大魚同杜子美黃魚詩脂膏兼飼犬驗今朝
血浪疑猶沸腥風遠更飄蓋江煙景暮音或拂掉影寥寥
作迴懶去愁無食龍移懼見燒如棠名既誤釣渭日徒消文
客驚先賦篙工喜盡謠膾成思我友觀樂憶吾僚自可捐憂
累何須強問鴉音或賈誼鴉賦曰問於子鵬余去

李負外寄紙筆

李伯康也伯康以貞元十九年為郴州刺史
崔德興集有墓誌云卒後卷祭文獲紙筆之雙
實則謂此事投以魚
之祖前亦指前篇也
是臨池後音或張芝伯英善草書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
後分從起草音或天子制詔起草藥中餘虎尖針莫並爾淨

淨爾紙也義之製爾亭乘興而書用盡爾紙補注建中初
日本使者興能獻方物與能善書其紙似爾而澤人莫能識
悉難如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
自見於世
次同冠峽音或冠作弄

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饒音或清落英千尺墮遊絲百丈飄出
乳交巖脉懸流揭浪標無心思嶺北猿鳥莫相撩

答張十一功曹

唐本有張
署寄公詩
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資當音或當三音竹名也
當筵於日郭璞紅賦競長纖纖筍躑躅音或豔花音或
未報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詩罷看雙鬢斗覺
霜毛一半加

郴州祈雨

乞雨女郎魂魚羞素且繁朝開聽鼠叫神降越巫言旱氣期

銷蕩陰官想駿奔行看五馬入蕭颯已隨軒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

休垂絕徼千行淚共泛清湘一葉舟今日嶺猿兼越鳥可憐同聽不知愁

柳口又贈二首

山作劒攢江寫鏡扁舟斗轉疾於飛迴頭笑向張公子終日思歸此日歸

雪颯颯 霜翻看不分作雲或作雪雷驚電激語難聞公涯死轉到

深處何限青天無片雲作雲或作雁

題木居士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幹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為神詎比溝中斷梁子百年之木破為樽尊青黃而文

惡有間其遇賞還同爨下餘後漢蔡邕吳人有燒桐以爨者失性一也而裁為琴果有美音其尾朽蠹不勝刀鋸力匠人雖巧欲何如猶焦故人名為焦尾琴云

晚泊江口

郡城朝解纜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孤臣水底冤雙二歸鰲燕一二叫羣猿迴首那聞語空看別袖翻聞或作能

湘中

猿愁魚踊水翻波躡或自自古流傳是汨羅汨音貢在長沙嶺藻滿盤無處真空聞漁父叩舷歌盤或作舡

別盈上人

柳子厚集有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峯下一迴首即是

此生長別離

喜雪獻裴尚書或正下

宿雲寒不卷春雪墮如筵所宜切騁巧先投隙潛
光半入池牛或作亂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自下何曾汗增高
未覺危作見或此心明可燭拂面愛還吹妬舞時飄袖欺梅併
壓枝地空迷界限砌滿接高卑浩蕩乾坤合霏微物象移為
祥矜大熟布澤荷平施為或作驗布或作巾已分年
華晚猶憐曙色隨氣嚴當酒換或作灑急聽惚知照曜臨初
日玲瓏滴晚漸作曉或聚庭看嶽聳掃路見雲披陣勢魚麗音離
左傳鄭人為魚遠書文鳥篆尚書疏蒼頡造書觀
奇縱歡羅豔黠列賀擁熊螭復弊行偏冷門高卧更羸悲
嘶聞病馬或作浪走信嬌兒雷靜愁煙絕絲繁念鬢衰擬益
吟舊句授簡梁曰謝靈運賦曰梁孝王游於兔園密雪下
賦暮前規捧贈同燕石梁曰夫子曰宋之思人得燕石於橋

翻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
際不殊公言此者以自喻其詩多慙失所宜

春雪

看雪乘清旦作觀或無久坐獨語坐獨或拂花輕尚起落地暖
初銷已訝陵歌扇晉王珣侍人還來伴舞霽灑篁留密節密
半著柳送長條入鏡鸞鏡語相反而意新退之聖詩天馬杜子美詩紅
老鳳凰鏡語相反而意新退之聖詩度橋徧塔憐可掬滿樹
戲成搖江浪迎壽日風毛縱獵朝弄閑時細轉爭急忽驚飄
城險疑懸布砧寒未擣綃莫愁陰景促夜色自相饒作色或
桃蹊惆悵不能過或溪紅豔紛二落地多聞道郭西千樹雪
欲將君去醉如何
春雪閒早梅閒或
梅將雪共春彩豔不相因逐吹能爭密排技巧妬新誰今香

滿座獨使淨無塵方意饒呈瑞寒光助照人玲瓏開已徧點綴坐來頻那是俱疑似須知兩逼真熒煌初亂眼浩蕩忽迷神未許瓊華比從將玉樹親從將或作將從泉賦翠玉樹之青忽為壁馬車煇先期迎獻歲楚詩更伴占茲辰晨或作願得長輝映輕微敢自珍微或作嚴

早春雪中聞鶯謝本或在入

朝鴛雪裏新雪樹眼前春帶澁先迎氣侵寒已報人共矜初聽早誰責後聞頻暫轉那成曲孤鳴豈及辰風霜徒自保桃李詎相親寄謝幽棲友辛勤不為身

梨花下贈劉師命

當錄於古詩中

洛陽城外清明節百花寥落梨花發今日相逢瘴海頭共驚爛熳開正月

和歸工部送僧

工部歸登也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學因循到白頭汝既出家還擾二何人更得死前休得或作向

入關詠馬

歲老豈能充上駟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驥首牽過關門妾一鳴妾或作忘

木芙蓉

新開寒露叢遠比水閒紅露作邊皆非是豔色寧相妬嘉名偶自同採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從杭蜀館本官渡作秋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按古詩有涉江採芙蓉正謂荷花又九歌搴芙蓉兮木末則謂搴之非其地也此以二花對喻謂將採之江則秋節已晚將搴之木則古辭所喻為无益蓋詩人強彼弱此意也○今按以說非是蓋此詩言荷花与木芙蓉生不同如而九歌者祭神名及同故以採江搴木一語相對信其生似而九歌者祭神

少時讀曰古祠也如此則此詩從頭至此六句願得勤來看
意皆聯屬然嘉祐抗本已如此非意定也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

榴花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間時見子初成可憐此地無車馬顛倒
青苔落絳英絳或作細

井

賈誼宅中今始見湘水記云賈誼宅中有一井葛洪山

其井今在柳州下昔曾窺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渴

死時作渴或

蒲萄

新莖未徧半猶枯高架支離倒復扶復或作後若欲滿盤堆馬乳

白二也又有似馬乳者莫辭添竹引龍鬚若或作君

峽石西泉作寒

居然鱗介不能容石眼環一水一鍾聞說旱時求得兩祇疑

科斗是蛟龍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

梁或作涼方云考之中當作梁今按本或有誤
字羊士諤集有梁國惠康公主挽歌詞二首注云
時詔令百官進詩

定謚芳聲遠移封大國新巽宮尊長女台室屬良人河漢重

泉夜梧桐半樹春信曰梧桐半生半死半樹春以龍需音而

輻喪車名前漢此以輻車周禮王右五輻重

灑下丁歷切難還輶禁城塵非厭程於

秦地吹簫女湘波鼓瑟妃佩蘭初應夢奔月請曰淮南子羿

西王母羿妻常娥竊竟淪輝竟或作夫族迎竟去官官會葬

而奔月是為蟾蜍請從今沁園時女弟為皇以賤直事公主園公者沁水公

草無復更芳菲

和崔舍人詠月

崔羣也 本無此篇

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溟對日猶分勢騰天漸吐靈未高
 蒸遠氣半上霧孤形赫奕當躔次虛徐度杳冥長河晴散霧列
 宿秀曙分螢浩蕩英華溢瀟疎物象冷或作池邊臨倒照簷
 際送橫經花樹參差見阜禽斷續聆牖光窺寂寞石影伴娉
 婷上音丁切下徒寧切幽坐看侵戶閑吟愛滿庭輝斜
 通壁練彩碎射沙星清潔雲閒路空涼水上亭淨堪分顧免
 楚詞厥利維何而在腹細得數飄萍山翠相凝綠林煙共
 暮青過偶驚桂側當午覺輪停屬思擗霞錦追歡罄綵餅郡
 樓何處望龍笛此時聽右掖連台座重門限禁宿風臺觀混
 音音灑灑冰砌步青葵音螢音獨有真庠客無由拾落莫
 月音白音通音日音度音得其音分音則音莫音生音於音階音間音莫音英音者音樹音名

王世

詠雪贈張籍

此詩自松篁曹密抑以下語專以譏時相終
 以意示張籍曰惟子能諳爾諸人得語哉又曰傳
 示及提夜其有
 所譏也審矣

只見縱橫落作祗寧知遠近來飄飄還自弄歷亂竟誰催
 暖銷那怪池清失可猜坳中初蓋底垤處遂成堆歐陽永叔
 與江鄰幾論此詩以隨車翻編帶躍馬散銀盆為不工而慢
 以坳中初蓋底垤處遂成堆為勝且曰未知得韓意否
 有先居後作漫輕多去却迴度前鋪瓦隴發本積牆隈或發本
 發奔穿細時雙透乘危忽半推舞深逢坎井集早值層臺或作
 終宜擣階紈未暇裁城寒裝睥睨女城上樹凍裏莓苔裝或作
 作片二勻如剪紛二碎若按女城上定非燭鵠鷺真是屑瓊瑰
 縹緲上音綴下呼麥切縹緲其難遷觀朝夢冥茫矚晚埃當牕
 恒凜二出戶即皚二五來壓野榮芝菌壓或作傾都委貨財娥

乙

喜嬉游也黃蕩漾作漾胥在子怒浪崔嵬積切亦迴疑浮地
雲平想輾雷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萬屋漫汗音寒大水下
也合平株照曜開松篁遭挫抑或作抑疑寄意於時宰也公時以柳潭事
按此詩無歲月然糞壤獲饒培隔絕門庭遽擠排陞級纒豈堪
禪嶽鎮強欲效鹽梅隱匿瑕疵盡包羅委瑣該誤雞宵呢嚙
也誤或作語驚雀暗徘徊過二暮悠二市九垓風俗
也誤或作語驚雀暗徘徊過二暮悠二市九垓風俗
食兆民日經十經日極也九州之極如日九垓以鯨鯢陸死骨玉石
火炎灰厚慮填溟壑高愁撥指也至也斗魁日輪埋欲側坤
軸壓將頽岸類長蛇攢以攬或作攪陵猶巨象音灰水官
夸傑黠木氣怯胚胎一月也胎著地無由卷連天不易推回
切龍魚冷螫苦虎豹餓號哀巧借奢華便專繩困約災威貪
陵布被光肯雜金纒雜或作雜賞玩指他事歌謠放我才狂教詩
砭砭音兀豪放兒興與酒陪怒張兒字見潘岳射雉賦

惟子能諳耳諸人得語哉助留風作黨勸坐火為媒
雕刻文力利搜求智網恢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孩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

王涯為舍人見王商墓誌本傳畧之今

三日柴門擁不開階平庭滿白皚二平庭或今朝蹋作瓊瑤
跡為有詩從鳳沼來從或

送侯喜

已作龍鍾後時者懶於街裏躡塵埃如今便別長官去直到

新年衙日來長官或作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

精衛赤帝之女溺於東海化為精

鳥有償寬者終年抱寸誠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平渺二功
難見區二命已輕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豈計休無日惟

應盡此生何慙刺客傳不著報讎名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

諸本无奉字胡証也曹公河東人永和九年兗州
委擾遮証以儒而勇由諫議大夫選拜振武軍節

傾朝共羨寵光頻半歲遷騰作虎臣戎旆暫停辭社樹

武過河中時趙宗儒為帥証時刺稱百姓入謂敵詩曰詩書
入京國旌節過節開若用今語亦非胡公發桑梓之意
多定於公晚歲所定今按意甚善但其言謂公為晚年
無據耳里門先下敬鄉人橫飛玉蓋家山曉遠蹀蹀音蹀
謂行春也金珂塞草春自笑平生誇膽氣不離文字鬢

毛新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

盧四兄相呼為閣者尚書
長上兼下不可兼上唯御史相呼為端公然則
之呼庫部為曹長張功曹為院長則上下亦通

天仗宵嚴建羽旄

建或作樹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暗

雉尾高

唐制人君羊動必以雉尾扇障面小團雉尾扇四方

難身遇

難身或難身難郎署何須歎一毛

寒食直歸遇雨

寒食時看度春遊事已違風光連日直陰雨半朝歸

見紅毬上

或云起於戰國鞠與毬同紅毬以紅帛為之那論

絲索飛

周禮李春向曙著朝衣

早日羈游所春風送客歸柳花還漢二江燕正飛二歌舞知

誰在賓僚逐使非宋亭池水綠莫忘躡芳菲

題百葉桃花知制誥

百葉雙桃晚更紅窺總映竹見玲瓏今以嘉祐本應知

侍史歸天上應劭漢官儀曰尚書入直臺解中給侍史一人

女侍史潔被賜香炒燒薰以入臺中給使護衣服故伴

仙郎宿禁中

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

庭樹作飛花

戲題牡丹

幸自同開俱隱約何須相倚闌輕盈盈陵晨併作新粧面對客

偏含不語情雙燕無機還拂掠游蜂多思正經營正謂長年

是事皆拋盡今日欄邊暫眼明

盆池

老翁真箇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鳴到曉恰如

方口釣魚時或作枋唐詩巨濕敗枋頭乃其地

小詩因及方口魚川則二如皆盤谷旁近之小地名耳盤谷

在孟州濟源縣孟州東過懷州乃至衛州而濟原又在孟州

至衛州初頭平說非是

莫道盆池作不成劉貢父云恨之古詩高卓至律詩

真諸語為戲耳或云盆池詩有天工如拍岸才藕梢初種已

齊生從今有兩君須記來聽蕭蕭打葉聲有雨或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蠹無數不知名忽然分散無蹤影惟有

魚兒作隊行作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聖或一聽暗來將伴侶

不煩鳴喚聞雄雌此池光天影共青二拍岸纔添水數餅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

蟲

涵泳幾多星明或

芍藥

浩態狂香昔未逢紅燈爍二綠盤籠紅喻花覺來獨對情

驚恐身在仙宮第幾重情或

奉和魏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

并序或无奉新題二字方云劉伯弼以元和八年出刺乳州白樂天有制詞

魏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二為亭臺島渚目其處為三堂

劉兄自給事中出刺此州在任逾歲職修人治州中稱無事

頗復增飾從子弟而遊其間又作二十一詩以詠其事流行

京師文士爭和之余與劉善故亦同作

新亭

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初水又浮枕簟文一瓦影蔭龜魚

流水

汨汨越華切幾時休從春復到秋只言池未滿池滿強交流

只或

竹洞

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開洞門無鎖鑰俗客不曾來

月臺

南館城陰閣東湖水氣多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何

渚亭

自有人知處那無步往蹤莫教安四壁面二看芙蓉

竹溪

藹二溪流慢慢或稍二岸篠長篠或竹穿沙碧斡古旱淨落水

紫苞香

北湖

聞說遊湖棹尋常到此迴應留醒心處準或作擬醉時來準或作

花鳥

蜂蝶去紛二 香風隔岸聞欲知花鳥處水上覓紅雲

柳溪

柳樹誰人種行二夾岸高莫將條繫纜著處有蟬號

西山

新月迎宵挂晴雲到晚留為遮西望眼終是懶迴頭

竹迳

無塵從不掃有鳥莫令彈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

荷池

風雨秋池上高荷蓋水繁未諳鳴撼二那似卷翻二

稻畦

畧布畦堪數畧或作卦布或作圓方云畧博局上方目也字守邊隅移作畧見博奕論今按博局當云其局相譚新論以自生於小地枝分水莫尋魚肥知已秀鶴沒覺初深

柳巷

柳巷還飛絮春餘幾許時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

花源或作源

源上花初發公應日二來丁寧紅與紫慎莫一時開莫或作勿

北樓

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迴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來

鏡潭

非鑄復非鍤泓澄忽此逢魚蝦不用避只是照蛟龍

孤嶼

朝遊孤嶼南暮戲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公盡相識

方橋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樂天皮

日朱詩皆自注曰音左。今按廣嶺作造也將作切而荀子內腐出虫魚枯生靈貪利忘身禍哉乃作及廉范五袴之謠

皆已為此音矣然讀如佐者又將作切之訛而世俗所用以人从故而切為特作者又字之俗作也

梯橋

乍似上青冥初疑躡萬首自無飛仙骨欲度何由敢

月池

寒池月下明新月池邊曲若不如清妍却成相映燭

遊城南十六首

賽神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穉桑生葉共向

田頭樂社神

題于賓客莊

榆莢古協切榆莢亦謂之榆錢車前上尺濼切陸機云馬耳一名蓋地皮

番薇蘇永箭穿籬馬蹄無入朱門跡縱使春歸可得知

晚春

孫曰于頓字允元元和八年為太子賓客樊曰公作此詩時頓死矣故其落句云

草樹知春不久歸草樹一作草木日般紅紫鬪芳菲楊花榆莢無才

思惟解漫天作雪飛

落花

已分將身著地飛那羞踐蹋損光暉無端又被春風誤吹落

西家不得歸

楸樹

幾歲生成為大樹朝纏繞困長藤誰人與脫青羅帔看吐

高花萬二層

幸自枝條能樹立可煩羅蔓作交加何憾傍人不解尋根本

知道新花勝舊花傍或作遊

風折花枝

浮豔侵天難就省清香撲地只遙聞或作可春風也是多情思

故棟繁枝折贈君或作折

贈同游

諸本无此篇方云抗蜀本皆闕唯唐本有之且屬在此

喚起惺全曙催歸日未西日曾直云吾兒時每喚此詩而

八矣時春曉偶憶此詩方悟之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古入於

小詩用意精深如此况其大者乎蓋其亨問淵源有五石六

鳴鶴之旨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人絲絲負轉清亮偏於春曉

諸山中有鳥如鸚鵡而色蒼每至正二月作聲曰春起也三

四月云春去也採茶人呼為喚春鳥然則喚起之名唐人說

為証何耶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

喜君眸子重清朗攜手城南歷舊遊忽見孟生題竹處相看

淚落不能收

題韋氏莊

昔者誰能比今來事不同寂寞青草曲散漫白榆風架倒藤

全落籬崩竹半空寧須惆悵立翻覆本無窮身作知

晚雨

廉纖晚雨不能晴以蜀本作晚雨廉纖池岸草間蚯蚓鳴

投竿跨馬蹋歸路纔到城門打鼓聲

出城

瞥出城門蹋青草遠於林下見春山應須韋杜家之到祇有

今朝一日閑

把酒

擾二馳名者誰能一日閑我來無伴侶把酒對南山對或

嘲少年

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音氣花祇知閑信馬不覓誤隨車

青幢紫蓋立童二細雨浮煙作綵籠不得畫師來貌取定知

難見一生中貌或作貌僧及童子之兒此猶少陵貌得山

遣興作遠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兼身事須着
人間比夢間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九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十

律詩凡八十首

諸本作七十九首

考異音

寶勝院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李遜也

帝憂南國切改命付忠良壤畫星搖動旗分獸鞞揚五營兵

轉肅謂禁殺後漢張千里地還方控帶荆門遠飄浮漢

水長賜書寬屬郡或作戰馬隔鄰疆縱獵雷霆迅觀碁玉石

忙風流峴胡典切羊翁每風景必造峴山首客花豔

大堤倡謂從事王謂大堤曲大堤諸女兒花豔謂富

貴由身致誰教不自強

和席八十二韻席

絳闕銀河曙東風右掖春應劭漢官儀中書省右掖官

隨名共美花與思俱新綺陌朝遊閒綾衾夜直頻典賦儀曰

尚書郎入直供青綾橫門開日月高閣切星辰庭變寒前草

周易音
良切

天銷霽後塵溝聲通苑急柳色壓城勻綸綽謀猷盛日可李
作謀然爾爾公只作謀考之周書作謀為是但漢古字作
惠李諾州說曰信作嘉謀今作嘉謀猶沈浮一音通也丹青
步武親芳菲含斧藻藻其德也揚子吾未見光景暢形神
傍砌看紅藥藥為藥也席八為舍人故公有此句巡池詠白
藥白藥日柳掉為吳興太守有以席比柳輝也多情懷酒伴
性餘事作詩人倚玉難藏拙玉或席比柳輝也坐慙空自老
江海未還身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早晚飛來入錦城誰人教解百般鳴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妬
歌童作豔聲

太安池

游太平公主山莊

謂本無此題云是太平公主山莊下曾鑿字

公主當年欲占春故將臺榭押城闔押或壓欲知前面花多少
直到南山不屬人少或作題

晚春

誰收春色將歸去將歸去將歸去慢綠妖紅半不存慢或揄爽祇
能隨柳絮等閑撩亂走空園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

此憲宗母莊憲皇后也

一紀尊名正三時孝養榮高居朝聖主厚德載羣生武帳虛
中禁虛或空玄堂掩太平秋天茄鼓歇松栢徧山鳴
威儀備吉凶文物雜軍容配地行新祭因山託故封鳳飛終
不返劍化會相從飛華近平津事備因王介甫曰此米君白
故云謂也無復臨長樂空聞報曉鐘
追攀萬國來警衛百神陪畫筵所甲切蓋所以禦風塵登秋

入汲籍傳上帝坐武
其劭曰武帳繪
亡象也孟康曰
今御武帳置兵蘭五
其於帳中章昭曰武
名之

殿容衣入夜臺容衣夜臺
張容容衣蓋謂此謂曰雲隨仙馭遠風助聖情哀

廣宣上人頻見過

三百六旬長擾二不衝風雨即塵埃夕慙朝士無禪補
總空愧高僧數往來學道窮年何所得吟詩竟日未能廻

閑遊二首

雨後來更好繞池編青青柳花閑度竹菱葉故穿萍或作萍
日暮幽詠欲誰聽

新林烏鳴訝客烏或作鸞岸竹長遮鄰子雲祇自守奚事九衢塵

酬馬侍郎寄酒

一壺情所寄四句意能多秋到無詩酒其如月色何

和侯協律詠筍

竹亭人不到新筍滿前軒乍出真堪賞初多未覺煩或作繁
對吟忘膳飲偶坐變朝昏滯雨膏腴溼驕陽氣候温得時方
張王讀公去劉夢得蒲萄詩皆用張王字挾勢欲騰鸞見
角牛羊沒看皮虎豹存攢生猶有隙散布忽無垠詎可持籌
筭誰能以理言縱橫公占地羅列暗連根狂劇時穿壁羣強
幾觸藩深潛如避逐世作遠去若追奔始訝妨人路還驚入
藥園萌牙防竅大覆載莫偏恩已復侵危砌非徒出短垣身
寧虞丸藥計擬揜蘭蓀音孫且歎高無數庸知上幾番短長

終不校先後竟誰論外恨苞藏密中仍節目繁暫須迴步履
要取助盤飧或作餐盤或作盤穰穰疑翻地森森競塞門戈矛
頭戢戢蛇虺首掀掀婦懦咨料棟料或作聊子序且將料簡
將竭呻吟至日暝他昆切日或作欲日入言也

過鴻溝

龍疲虎困割川原億萬蒼生性命存誰勸君王回馬首真成一擲賭乾坤

送張侍郎

張賈時自兵侍為華州閣本作侍御非

司徒東鎮馳書謁丞相西來走馬迎宣武節度韓弘為司徒持書謂已持書往謁弘

也丞相謂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使置等使走馬迎謂已走馬迎度也兩府元臣今轉密一方逋寇不難平

贈刑部馬侍郎

馬總時副晉公東征

紅旗照海壓南荒徵入中臺作侍郎中臺或作中臺中非是暫從相公平

小寇便歸天闕致時康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兒山下作

旗穿曉日雲霞雜對偶及文勢當以諸本山倚秋空劒戟

明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

鄆城晚飲奉贈副使馬侍郎及馮李二員外

鄆音優鄆城縣在許州或無奉字馮李謂馮宿李宗閔也

城上赤雲呈勝氣蔡未平數月前吳武陵自峽石望東南氣出盤城相交告公曰今西北王師所眉間黃色見歸期幕中

無事惟須飲即是連鑣向闕時

酬別留後侍郎或无酬字蔡平命馬總為留後

爲文無出相如右謀帥難居卻毅先歸去雪銷溱洧動西來
旌旆拂晴天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李正封也

周楚仍連接川原乍屈盤雲垂天不暖塵漲雪猶乾印綬歸
台室旌旗別將壇欲知迎候盛騎火萬星攢

同李二十八負外從裴相公野宿西界

四面星長著地明散燒煙火宿天兵不關破賊須歸奏自赴
新年賀太平

過襄城

鄆城辭罷過襄城潁水嵩山刮眼明已去蔡州三百里家人
不用遠來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龜下有驛字

荒山野水照斜暉啄雪寒鴉趁始飛夜宿驛亭愁不睡幸來

相就蓋征衣

次破石

韓曰破石峽州縣名去潼關為近故可隱約見之

數日方離雪今朝又出山試憑高處望隱約見潼關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或作李二十八司勳亦隱字○與曰連昌宮按志
高宗顯慶二年置然詩略向云云疑爲明皇所作
而元微之連昌宮辭
大繁亦諫明皇帝

夾道踈槐出老根高臺巨榭壓山原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
開元幾葉孫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張

荆山已去華山來日出潼關四騎開或作照刺史莫辭迎
侯遠相公親破蔡州迴或作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深曰元和十年正月加宣武軍節度使韓弘守
司徒九月以爲淮西行營兵馬都統

暫辭堂印執兵權盡管諸軍破賊年冠蓋相望催入相待將
功德格皇天

桃林夜賀晉公

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
重疊賞元功

送李負外院長分司東都

去年秋露下羈旅逐東征今歲春光動驅馳別上京飲中相
顧色送後獨歸情兩地無千里因風數寄聲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

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
新兼五等崇鶴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遂入禁營中長懸典午

從字百家註作後

非材職或作識得就閑官即至公

獨釣四首作釣

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竿曲樹行藤角平池散艾盤羽沈知
食駛或作快緡細覺牽難聊取夸兒女榆條擊從鞍

一逕向池斜池塘野草花雨多添柳耳水長減蒲芽坐厭親
刑部時為刑偷來傍釣車坐厭作厭坐云厭與偷為一義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鳥下見
人寂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餅

秋半百物變溪魚去不來風能圻艾菊露亦染梨顯信與氏
日暮與誰迴

韓昌詎豈也賒放也

枯樹

老樹無枝葉風霜不復侵腹穿人可過皮剥蟻還尋寄託惟
朝園依投絕暮禽猶堪持改火周書月令有改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柞櫟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未肯但空心

元日酬蔡州馬十二尚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什

元日新詩已去年蔡州遙寄荷相憐今朝縱有誰人領自是

三峯不敢眠峯或作冬月從唐本云華岳有三峯唐人守華有所序述今不可得而詳也○今按此詩并題皆不言經由華州所作為亦論既无所據又三峯不敢眠亦无文理今當歸之知者

詠燈花同侯十一或作同侯十一一歲也

今夕知何夕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暖那肯待春紅黃裏排

金粟謂本黃作粟何遜詩金粟裏搖頭蜀人史彦升曰黃裏所謂黃室也諸本多引漢組注實此義今按漢制黃室與此詩文意不同疑史說誤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

祖席前字

祖席洛橋邊親交共黯然野晴山簇簇霜曉菊鮮鮮書寄相思處此詩公自題其後云兩詩何如好就中何如佳何如惡○舊注云以王維從袁州刺史而作祖席前字然又或二題前字秋字上皆有得字別前淮陽知不薄終願早迴船此本陽云用

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而或况與故人別那堪霸臣愁榮華公異路風雨苦同憂莫以宜春遠江山多勝遊

秋字

韓昌黎武帝召及
黯為淮南太守黯
不受印綬上曰君薄
淮陽耶吾今召君矣

送鄭尚書赴南海

番禺

廣州有番禺縣

軍府盛欲說暫停盃蓋海旂幢出連天

觀閣開

衙時龍戶集

色則知有龍戶見

馬人來

象林南界所騎銅柱下南蠻呼為馬留者數十人留於

風靜鷓鴣

左傳及海鳥語去官廉蚌蛤迴

通師子國

師子國有南海中斜袤二千餘里國史補云師樂

奏武王臺

武成作越武王事二皆殊異無嫌至大才

答道士寄樹雞

耳大者

軟濕青黃狀

可猜欲烹還喚木盤迴煩君自入華陽洞

傳玄中之洞曰金壇華陽之天

直割乖龍左耳來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

藍關即秦之崎關在今藍田縣界此者筆墨

衰朽惜殘年

欲或作本肯將或作豈將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暮宿於藍關今按知汝遠來

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嗟尔戎人莫慘然

戎或作胡湖南地近保生全

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

次鄧州界

潮陽南去倍長沙

戀闕那堪又憶家心許愁來惟貯火眼知

別後自添花商顏

漢溝洫志引洛水至商顏暮雪逢人

少鄧鄩春泥見驛賒

早晚王師收海嶽普將雷雨發萌芽

題臨瀧寺

不覺離家已五千

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吾能說海氣

昏昏水拍天

昏昏或作人先或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叙別酬以絕句

二章或无辱端公絕句字

韶州南去接宣溪潮或作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元自

落元或作先鷓鴣休傍耳邊啼

兼金那足比清文百首相隨愧使君那或作安俱是嶺南巡

管內莫欺荒僻斷知聞

題秀禪師房

橋夾水松行百步竹牀莞席到僧家松或作暫拳一手支

頭卧還把漁竿下釣沙頭或作

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或作

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

佳處便開看每或作

過始興江口感懷

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

來往再逢梅柳新元和十四年正月公以論佛骨貶潮

於韶皆梅柳新時上下別離一醉綺羅春欽江摠文才妙

孔奐曰陳後主欲以江都為太子詹事自歎虞翻骨相屯虞翻

任吳為都尉數人太子詹事權不悅坐徙丹陽後

從交州道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翻

字仲翔以鳴笛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欵行人欵本

唐本云蜀本亦作爭云一宋評此詩小宋已知奏課當徵

拜那復淹留詠白蘋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

或無端公因二字或作量移袁州酬張韶州先寄

詩賀或作量移袁州張韶州先詩見賀因酬之

易各有義也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馬南遷
纔免葬江魚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暫欲繫船
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

憑高試迴首試迴首下句有馬字迴首非是一望豫章城人由戀德

泣由或作猶馬亦別羣鳴寒日夕始照風江遠漸平風江或風默然

都不語應識此時情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

蕭兄有女出家歸本遊作題題作故无兄字及注
蕭存魏弘李謝同遊大林題名

中郎騎所獲曹操痛當無兒可保家因書右僕射卒以

多賞藉術能記意否曰昔亡父賜書四千卷流聞塗別有

女能傳業伯道勸之亂負義而悲其兒及其弟子縵忠不

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乃棄其
兒而逃曰幸而得存後當有子過江仕終尚書右僕射卒以
天嗣時人義而哀之曰天無兒可保家今按因書右僕射
道天知使伯道無兒天無兒可保家今按因書右僕射
匡山即庐山蕭郎中名存字伯誠穎士之子寺公兄會厚善
其家前死有少女為尼公為經住廬幾行衰淚落煙霞劫
因話錄作今日匡山寺也舊隱空將衰淚對煙霞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負外

袁州除官還京凡多六字因唐本云自貶所蒙恩
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公誌鄭澹臺曰詔授司
馬節度除其官為工部尚書去此同周負外周君
集也時為隨州刺史以經由道里考之作循非是
可曉則方得之或本袁州下有除官二字亦通隨
之辨則方得之或本袁州下有除官二字亦通隨
當考

行行指漢東暫喜笑言同雨雪離江上兼葭出夢中面猶含
瘴色眼已見華風歲暮難相值酣歌未可終

題廣昌館

白水龍飛已幾春偶逢遺跡問耕人逢或丘墳發掘當官路

何處南陽有近親路或作道

寄隨州周貞外隨或作借或作

陸孟丘楊父作塵蜀本楊作勝公去陸長源孟叔度立

同時存者更誰人金丹周好金丹服餌之術柳子厚集

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身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濁水汗泥清路塵曹子建詩君若清路塵若濁水泥

自喻清路塵浮流各異勢會合念何時濁水汗泥公以

天書云酒後耳熱何辭數爵頻銀燭未銷燈送曙銷或作殘

或作金釵半醉座添春醉或作醒

知賦梅花不知公不父歸鈞軸應許閑官寄病身

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

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曾峰驛旁山下蒙恩還

朝過其墓留題驛梁

只作題驛梁下有注

數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病扶昇

沿路衆知難繞墳不暇號三市設祭惟聞飯一盤致汝無辜

由我罪百年慙痛淚闌干

賀張十八秘書得裝司空馬或作刪張秘書

司空遠寄養初成毛色桃花眼鏡明落日已曾交轡語春風

還擬並鞍行長令奴僕知飢渴須着賢良待性情旦夕公歸

伸拜謝免勞騎去逐雙旌騎去或作去騎

杏園送張徹侍御歸使

孫曰謂此良馬當以賢良之性待之

孫曰公故若謂成將也

或作侍郎无歸使字仍從唐本云徽時以幽州判官趙朝半道有詔還之仍任侍御史從張弘靖之請也杏園在長安城南其地微已抵京但未朝見耳舊傳云續有張徽自遠使歸是也

東風花樹下送爾出京城久抱傷春意新添惜別情歸來身已病相見眼還明更遣將詩酒誰家逐後生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放朝還不報半路泥歸半路泥歸至夜半作半路亦不可曉疑以雨放朝而有司失於開報行至半路乃得報而歸也雨慣曾無節雷頻自失威見

牆生菌徧憂麥作蛾飛歲晚徧蕭索誰當救晉饑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祗召途中見寄開

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

張謂張賈謂無奉和二字祗或作鄆州作字別有奉和二字祗或作鄆州

來朝當路日承詔改轍時再領須句國之東平也

二十一年鄆人城須句仍遷少昊司而加檢校刑部尚書

故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補注石林詩話張文潛常與蔡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賴寄新珠玉長吟慰我思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籍遊楊尚書林亭寄第二閣老

兼呈白馮二閣老

閣老本无十八字仍從唐本云白居易馮宿也第二閣老楊於陵之子嗣後也白和詩只作揚舍人林

池。今按注本第三作二弟云蓋本如此然王沂公言行錄記揚大年呼沂公為弟四聽舍人疑前

乃嗣後家林亭故特以詩寄之而并呈白馮也但

牆下春渠入禁溝或作何耳渠水初破滿渠浮鳳池近日長先暖

流到池時更不流更或作見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

或无早字吳丹以駕部郎中副行

即動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翻翻走驛馬春盡是歸期地失嘉禾
處風存蟋蟀辭暮齒良多感無事涕垂頤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

或作壽陽驛題絕句
蜀本亦注夕次字

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
惟有月團團

鎮州初歸

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羅或作搖弄或作飛還有小
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

或作同張水部藉
游曲江寄云

漢二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祇翻曲江水涵花千樹
有底忙時不肯來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

或作和張水部
勅賜櫻桃詩

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
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力董切擎初到或作重出色映銀盤寫

未停映或食罷自知無所報空然慙汗仰皇高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閣本无
此二首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

花柳滿皇都花或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無年少逐春心憑君先到江頭看柳色

如今深又深

送桂州嚴大夫

同用南字嚴謨也題
下或有赴任二字

蒼二森八桂森八桂或作樹方云山海經桂林
在賁禺東曰八桂森以凌霄霜

茲地在湘南地在湘南江作青羅帶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山如碧玉簪詩云參差翠羽家自種黃甘遠勝登仙去飛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

或云服日言懷等州觀察使

天平馬天平馬軍軍篇什外政事亦無双威令加徐土儒風被魯邦

蓋禹貢兖州之域而曰威令加徐土者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土魯邦字蓋出詩常武閱宮之什云清為公論重寬得士

心降歲晏偏相憶長謠坐北牕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或有相

鼠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鳥飛

鎮州路上謹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謹或

銜命山東換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逢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

如今更有詩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奉字

文武成功後居為百辟師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擺落遺

高論雕鐫出小詩自然無不可范蠡爾其誰作或

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或有裴字

盡瘁年將久公今始暫閑事隨憂共減詩與酒俱還放意機

衡外收身矢石間秋臺風日迫正好看前山

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逢吉

真做遇九八葉宰相嵩第在城南布政坊實第府

城南亦樂坊見長

山公臨日襄陽記晉山簡為守峴山南晉郁有佳園池簡每

孫曰老子吾不知其誰
之子象帝之先此言
象帝者即指玄元
也

公何所往來至高陽池日
夕倒載歸醑酌无所知
洞幽深門盡鎖不因丞相幾人知
自是林園主歎惜前賢造作時若

奉和杜相公太清宮紀事陳誠上李相公十六韻

或作杜相公太清宮十六韻紀事陳誠

未邦興姬國輔纒上丑倫切下曾追切書予乘四載可安國

史記漢書並作纒音纒纒史建夏家在功誠可尚於道詎為

華象帝威容大仙宗寶曆除衛門羅戟築圖壁雜龍蛇禮樂

追尊盛乾坤降福遐四真天寶元年親享玄元皇帝于

通玄真人列子為沖虛真人庚皆齒列二聖成命工於太白

桑子為洞虛真又是為四真也皆齒列二聖成命工於太白

面元宗肅宗真容侍立左右皆朱衣朝服亦有差陽月時之

首陰泉氣未牙殿階鋪永碧作廷炬坵金醮紫極觀忘倦

青詞奏不譁嘈吟上音錘下音宏鐘聲宮夜闌嘈獻才

東都賦奏嚴鼓之嘈獻鼓聲鼓晨趨為漁陽摻摻踈躍而前襲

味陳奚取味或作服非是。本朝景靈宮天吳名香薦孔嘉

垂祥紛可錄俾壽浩無涯貴相山瞻峻清文玉絕瑕或作委代工聲

問遠攝事敬恭加皎潔當天月歲誕捧日霞或作委天

日以喻君月霞以喻臣唱妍酬亦麗俛仰但稱嗟亦或作匪

杜攝事在人君之側謂李杜紛勞公自謂也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十

古文真寶註云按韓愈每言文章自漢

司馬相如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

故愈深探本源皇然植立成一家言其原

道原性師說等數千篇皆與衍闡深而益

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

謂仁之近古散起謝

定名之近古總說

虛位之謝文上句長此

成文之兩句短便頓挫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十

○雜著

原道

論道命意曲折石介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謝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

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

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有下或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

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非天下或有之

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謂德四字

是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

考附

寶勝院

謂義之

謂道之

謂德之

謂仁之

謂禮之

謂智之

謂信之

謂忠之

謂孝之

謂悌之

謂節之

孫曰靈太后者漢景
帝之母好黃帝老子書
景帝及諸實不淨不
讀老學具術
真寶注云謝去孟子說
飯楊墨今交飯字為入
蓋文公去陳言自撰新
語只是把古人文章變
化 又曰入于楊墨佛
老者必出于李人之
李主異端者必以聖人
之道為奴附異端者必
以聖人之道為汙

甚矣人之好怪也
真寶注曰去接有力

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或惟下句有者字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
梁隋之間或無黃字晉魏梁隋諸本作晉宋齊梁魏隋文苑
南齊晉梁此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入于
老則入于佛墨則入于老不入于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
之出者奴之主乃古下或皆作則意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
出者汗之附或作隆皆非是意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
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
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
師亦嘗云爾有師之字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
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
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
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

為之所真寶注謝曰此一段連下十七字為之字及化九機句法起伏頓挫
如層峰疊嶂如龍潭巨浪讀者快心暢意不覺其上下之重疊此章法
也

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
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
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或五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
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
顛土斲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
以通其有無備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
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
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錮其強梗壹或作溼或作聖其誰
通用煙古壺亦音義同也作壹字則非也今按字書壹壺古
壺在壺中不得出也即今之氣壺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
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字非是權衡害至
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割
斗折衡而民不爭或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

真寶注曾參傳聞膠西有蓋公專治黃老言使人厚將請之蓋公為治道
尊清靜而民自定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又儒林
傳在靈太后上好黃老術漢靈帝好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

不勝而已矣 真寶注曰反覆辯論

無聖人 真宝注去每

久矣 吕一段文相應

何也 吕曰文勢有頓挫

出粟米麻絲

更其上者也 謝曰第三

則失其所以為君云

謝曰第一句七字

則失其所以為臣 七字

則誅 此是第三句三字

不見正 吕曰健而有之意

名字或作各字

今其言曰曷不為太

古之無文 近曰此是

佛者之言

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
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
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致其非是
而向內並同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
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臣
而向下有則失其所以為臣一語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
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
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
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有難字夏曷而冬
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有難字今其言曰
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易
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其言或作能而傳曰

此句長 其服其居 此句短 其文其法其民 其食此句長 其為道其為教 此句長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第二句

不事其事 謝云孫論佛先

孫曰僖二十三年左氏杞

子卒用夷禮故曰子

直宝注去僖二十七年春

祀桓公來朝用夷禮故

曰子

中國之 直宝注去穀梁文

九年楚子使椒來

聘楚元大夫其言椒

何也以其來我儀

之也

教之上 謝曰應在後

何也 謝曰此一轉妙

謂德 迂曰目前面許多說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
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作國家天下向非是其天常子焉
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
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進上或有
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習而為
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
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
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
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或
作書或作蔬果 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或无而字而
蔬或作蔬果 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或无而字而

此句短 其位 此句長 其服其居 此句短 其文其法其民 其食此句長 其為道其為教 此句長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第二句

篇已為人為心為天
下謝古上三句後句法第
四句便承化十三字一
此是章法
何道也謝曰又有收拾
老而佛之道也呂明
篇之意

竟以是已下至不得其
傳焉呂古文流暢美上幾
句有力高精神在
此謝曰此兩句絕妙
上六句直下未如良馬
下峻坂如輕舟下長流
若无一句攔截便不
成文章

如之何而可也
謝曰此轉有方鈞筆力
下如此轉轉如何收拾結
得
孫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者言佛老之道不塞不
止則聖人之教不流不
行也

孫曰主於一謂主於
仁也

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
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
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
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何上曰無也
斯道也何道也或作斯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以下乃答語也
吾所謂道也或作斯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或作斯道也
九所謂謂字皆非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
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
不詳由周公而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為
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何而復是問詞其下乃答語
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其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
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殊乎其可也
出禮運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
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皆無而
字性者皆非是曰何也或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
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
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從禮去仁為
道諸本多作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今按禮去仁為
相切之意諸本語陳而韓公方相對一位居中而言理皆可通
亦頗尚異恐方本或得之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
四行於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
也混不一謂仁也言不少有乎仁則少畔乎仁蜀本倒一也
二字梳單反皆作及非也。今按也一二字當從蜀本而亦
也字寫上向一字偽下向及諸本皆非也

方作性原。今按原道原人原鬼之創作原性為
是又此五原篇目既同當是一時之作與兵部李
侍郎書所謂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疑
即此諸篇也然則皆是江陵以前所作也獨以
原性為少作思其
考之或未詳也

此古言語下學好主意又見於謝曰萬經大議論
結得尤有力結得似散而實健言有尺而意無窮

此節議孟子之言
國語叔魚生其母視
之曰是虎目而豕喙
焉肩而牛腹谿谿
可惡是不可廢必以賄死

非是也但言中人之性於五者之中其二者或偏下焉者之
多或偏少其四者亦雜而不純耳反字則得之
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
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
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於中非是中焉者之於七也
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
甚直情而行者也亡字非是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
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
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
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一者也
與諸本多作故善惡下又有故字今按二与字皆當讀如
字而為句首猶言及也作故而為句首者皆非左傳夫弗及
而憂之可憂而樂與憂而弗言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
皆取憂之道也語勢亦相似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
必以賄死揚食我食音嗣叔魚向生子伯石母視之及堂聞其
氏矣伯石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
字也食邑於揚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

些節議荀子之言

晉語曰昔者大任
娠文王不憂少溲
於豕牢而得文王
不加疾焉文王在
母不憂在傳弗勤
勉師弗煩及王弗
怒

今案此篇之言過
荀揚遠甚其言五
性尤善但三品之
說太拘又不知性之
本善而其所成
善或惡者由其稟
氣之不同為未盡

叔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教性也楚子良生子越椒子
疾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或曰是子弗殺必滅若教
灾其始匍匐也則岐二然疑二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
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不若上或堯之
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亦不善也而卒為姦孽聖人之舜
之禹習亦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聖人字屬上
句故曰三子之言性也幸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
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然上或曰
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
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此字曰今之言性者異
於此何也性下或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
也者妄言而不異揚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
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成善或惡者由其稟氣之不同為未盡

此節議
揚子之言

何晦夫曰此篇先說古君子之責已待人者如此次說今君子之責人待己者如彼

此一段解上待人輕以約之意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古之人或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從閣本无求其所以字只作責於己為周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去其下十二字從閣本為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身或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二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善是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

原毀說已見上

此以下數句反說與前起處同

此一段解責人詳之意也

此以下數句繳盡此後世兩段

此一段事言忌者不

其舊責或取恐二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二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字或非是八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有是字之君子則不然然字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二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身或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幸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是之謂也原或元之字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忌與忌之謂也原或元之字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忌與嘗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

樂人為善

此以下教句亦言忌者樂人之為不善也

此兩句方指為呂殿之原一篇所主在此而已

何晦天曰此篇專論人

主為夷狄禽獸之主當有一視同仁之心故指皆在末二句前面說天地說人亦本原之論故名原人

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眾曰其非良士其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不應下或无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劇此世而望名譽豈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此下或无出字非是已或作也

原人或作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可曰或有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奉之矣指下或有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南字非是

以下教句言三才皆不可亂

曰山乎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無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推原聖人以斷結之而幸遠非是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鬼无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一有

補註李石曰公子欽生託形於豕晉文公託聲於羊韓子謂鬼無聲而形未盡也

為人主而行暴政以虐之不得為人主之道矣一篇全重在此二句

聖人為万物之主故一視視之同既於仁厚於近而親者併厚於遠且疎者無間焉此兩句是入道所賴以立也結斷

以下三句辨此段設譬人知草木禽獸皆屬於山則知三才之物各

此教句論所主之重

阮瞻素執無鬼論
忽有客通名詣瞻
寒温畢聊談名理容
甚有辯瞻而之言
良久及鬼神之交反
覆甚若客遂屈乃
作色曰鬼神古今聖
賢所共傳君何得言
無即僕便是鬼於是
變為異形復更消滅

鬼有物有怪或作見怪二下或有說字漠然無形與聲者鬼
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
下民字或作時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
殃禍焉皆民之為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為形或作有穢
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
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
也或作或作反其非是或无不能有形故其作而接於民也
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為福言為福亦有
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道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蜀辭亦
作字命按古書篇題多在後者如荀子諸賦下此類
也但此篇前已有題不應複出故且從諸本存作字

行難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衿從尔之補孰能之曰陸先生參何
如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二而非非有闕下或貞元中自越州

補注李石
曰退之作
至鬼與阮
千里相表
裏之

樊曰禮記管仲過
盜取二人焉上以爲
公臣曰其所由辟
也司人也敬子仲之
謚也
又禮記檀弓趙文子
所卒於晉國管
庫之士七十有餘
家生不交利死不
傷其子焉文子
昔之大夫

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望
住聞客席嘗或作常間或作問客或定二字先生於語其客曰某胥
也某商也其生其任之其死其謀音董所任之人也任保任也謀
其行也人生有德行死而後累引之某去某可人也或從或作
是也然謀下可見其公之語動也日此人可也今按人復自
於有罪則頗有文其門地之意而以公難當任任與謀也非罪
力自多者恐須有作何字語勢乃叶更詳之
歎皆曰然也或曰上或有應字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
謀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謀之邪而任而謀也或作與先生
曰否吾惡其初不然任與謀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
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趙文子卒管庫之
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
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故抑賢於人之賢故齊也晉也且
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邪而可上或有焉字

孫曰幸其多而
沒其少謂取其
長而畧其短也

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
出千百歲之間倘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
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愈曰聖人
之或并有人之一字世出或作世他日又往坐焉或無字先生
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其與某而已在下者多
乎抑猶有幸其多而缺其少乎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賢
有者字○今按此言人之才或不全備先生曰固然古敢求
其全其必求全才之意而下文韓公又以大詳而不早責之殊
不可曉當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
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邪其位下或不早圖之
一朝而幸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或作索之詳下先
生曰然子之言五朝不如曰或作語其人

按曰揚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表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之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
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
禹之傳子也愛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
民也深一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愛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
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
傳者禹也無其人下或舜不能以傳禹堯
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愛後世
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
則奈何之慮下或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
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
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
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

公乃設問而為
之者且曰孟子
之心以為聖人
不苟私於其子
以害天下求其
說而不得從而
為之辭大抵孟
子之說主天命
而公以人復言
之亦其致一也

孫曰謂孟子求
竟舜禹傳授
之說而不得也

龍能吐雲自己之
之雲雲之為物固
非充天於龍也然
自雲氣成雲反
自雲是雲之氣
晦大曰龍一升而
雲從則蔽伏日
月光景

此篇論天下安
危在紀綱之理也
以譬為喻實有
愛君憂國之心
善計度天下者
不視天下安否
危之外證堆精
察其國之大綱
小紀或理治亂前
之如何蓋內證也
猶善乘周禮未
可動之矣則紀
綱之理治也又如不
及百年吾其戒之
矣則是紀綱之亂
崩也

亂莫上或無人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
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特或與其傳不得聖人
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諸或作之守法
是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
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
得從而為之辭

兼以成騰空

雜說四首

或作三首其一

此篇論雲龍之靈謂雲侍龍使之而云龍亦得
兼其所依憑乃其所自為是眼而受人說及此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靈上或然龍乘是氣茫茫窮
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
靈怪矣哉兼下或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靈物附閣本若龍
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
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故弗或作不題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
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乃其所自靈兼以云者非外物也

雲以神其

洞涌波

雲一字句
絕提超謂
雲之云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醫下或善計
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綱下或
理亂或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
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
紀綱或作綱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
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作借秦之王天下也無分
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
帝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
於也紀綱而已矣海或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
計者謂之天扶與之諸本或无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善計
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善計
談主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之或作云然吾
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

善醫善計者
善計天下
者自為之
善如視之
所復以考
祥云

此篇論伯樂
識馬中言識
記意謂人才

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
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音期荀子曰
俱注云方相也其首蒙然故曰蒙俱音期荀子曰
相兩目為蒙俱音期荀子曰
評事公為刑部侍郎即正謂公也按楊倞注荀子時為大理
此語豈親授於公耶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
邪聖者或作聖人或并有人者一字鳥即有平魯曼霄臨
楚詞平魯曼霄何顏如溼丹美而很者左惡而姚太子座美
以肥之注謂紂也顏如溼丹美而很者左惡而姚太子座美
而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兒或作面兒上或
獸字邪或作也列子包犧女媧神農夏后氏蛇身人而
牛尾虎鼻皆有非人之狀而有大神人之德夏桀殷紂曾相
楚穆狀兒七竅皆同而此耳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
禽獸之心公意亦如此耳從閣梳无
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非是怪神之事孔子之徒
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二公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下无
字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

之聲於常有而識人才者不常有末兩句尤有意味此文必有激而云尔

此禮曰君車將駕則僕
執策立於馬前

孫曰荀卿名况趙齊
稷下祭酒避諱適
楚春申君以為蘭
陵令春申君死而荀
卿廢著書數萬言
而卒因葬蘭陵
樊曰荀子三十二篇
其非十二子篇以子
弓并仲居謂子思

千里稱也或无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
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
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或食馬上
之字而食下疑脫一石字馬也无也字且欲或
无且字且或作而今按且字恐當在等字下策之不以其道
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
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二无字下諸本
本皆脫其真无馬邪五其真不識馬中之良者字亦猶今之宰相進退人才者
字知或作識而无也字多不識才了良者也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
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
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
雄下或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
君紛紛籍籍相乱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其下或有然老師

讀荀子下或有唐大理評事楊倞注之

孫曰老師
大傳即孟
子為師是

孟軻著法先王而不
知其統其性惡篇
謂人之性惡禮義
生於聖人之德此其
抵牾不合於道而公
所欲削者歟
補注伊川曰荀卿才高
而其言多過于雲才
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
免天賦者也退之於天
醇飯之蓋韓子待人以
恕

樊曰西漢藝文志有
鶡冠子一篇其下美
云楚人居深山以鶡鳥
羽為冠曰鶡冠子班固
曰道家者流亦唐志
云鶡冠子三卷豈
漢時遺佚至唐而
全所漢唐皆以為道

孫曰儀禮十七篇周
之旧曲漢高堂隆生
所傳者也此外又有三
十九篇河間王獻之遺
聖蓋倉卒之難竟不
施行今亡矣韓曰唐
明經有三科儀禮其一
也今書具在凡十七篇

列于云孔丘墨翟無地
而為居無官而為長
又古語云墨翟程實不
及黔孔丘席不及煖
而子以前皆以孔墨

大儒猶在公于秦黃老于漢或云黃字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
耳揚雄氏而止耳或作矣一無揚雄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
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
猶在軻雄之間乎時下或有字不下或孔子刪詩書筆削
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或
或玩之字下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
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或從周九乎醇
是揚或作雄非是孫曰小疵謂有不合於孔子者

鶡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雅黃
老刑名九篇此只云十六篇未詳今世蓋不見或本已作
九也或无其傳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援其
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至或作室下或有其字學問篇稱

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亦雅壺也國語云苦瓠不可
飲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
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一字云虛或作執音義同

讀儀禮

余嘗讀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必襲不同復之無由
考于今誠無所用之其或作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
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
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存上或於
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字惜乎吾不
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

墨子名程宋大夫漢藝文志云著書七十
篇云云出之孝者因臨川王氏詩孔墨必相

並稱則墨亦大賢孟
其流不能無弊故墨
皆流蓋出於清廟之
後養三老五更更分
賢宗祀嚴父是也
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
諱墨蓋出於此莊王
荀卿之論皆斥其所短
也嚴曰墨子之書誅
孔墨之事孔墨子載
詰墨篇蓋善骨辨明
之善以孔子之道較
墨子不帝胡越孟子
善其兼愛無父力排
而禽獸之具言曰楊墨
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
著能言距楊墨者理
人之徒也今退之乃謂
孔子必用墨子必
用孔子抑何乖刺也
是則若以孔墨為相
用則孟子距之為非矣
其與孟簡書則又取
孟又距楊墨之說以謂

子其以孔子道
耳藝文志曰墨宗
兼愛士大射是也
受之之意然後識讀墨之旨補注或問伊川先生曰
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
便有不處至若言孔子尚同
同此其所長也退之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
墨子本書及漢藝文志當作
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
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
四科進襄弟子疾歿世而各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
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
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
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一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
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考異首

寶勝院

○雜著

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
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
作載於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
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
馬牛或作牛馬鹿然或作
鹿之狀或無之字皆非是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
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
犬豕豺狼麋鹿也字或有惟麟也不可不知則其謂之不
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
人者必知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

識古此篇僅一百十
錄字有許多轉換
往後變化議論不
窮人能熟讀此等文
字筆使因活便能
生議論
又云五帝三王之時
麒麟在却教麟
之出必有聖人在乎
位之

直節所以甚佳
其抑揚開合只在
祥字反覆作五段
說

直節所以甚佳
其抑揚開合只在
祥字反覆作五段
說

德不以形也或有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下或有也字
真室注曰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上无五帝三王之至下无孔子之元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閣本无此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庸字從騰梳作豈或并有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也字无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嗟字上或有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且去作記下或作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

古文真室注謝云此是於其身也則耻師焉此一段亦是愛其子擇師而教句讀之不知或師焉與小學相貫感之不解或不與與大遺相貫此是父公弄巧作文

五百家子字下有早字

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非上或有也字且讀音豆周禮天官孫公羊序失其句讀不音也和黃曼仲詩只從如字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盛語見中庸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不齒或作無其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襄弘師襄老聃絕絕字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力无孔子師郯子襄弘師襄老聃絕郯子之徒其當有數子二字其長弘老聃之徒為句曰按本一云按孔子見郯子在通周見長弘老聃之徒而聖人無常師本杜氏注問官名語故此上句既叙孔子所師四人而再率郯子之徒則三子在其中心矣方氏知當有孔子師字而不知當并存上郯子而疑郯子之下更有數子二字誤矣

孔子三人行則必有

論者猶得為博主
之官非幸矣然
以上自責之辭以
下四句自解之辭

此節結乃自責
而不敢責人也

樊曰周襄文擊老
子之徒甚周唱為
太古之說曰聖人不
死大盜不止持杆
破聖而民撲動
斗折衡而民不爭
殫殘天下之罪法
而民始可而論議
公於世道為既詳
辨而排之

不知其義謂不能
救之以忠也

文系文運切音問
說文也

韓曰唐自安史亂后
河南河北地裂為七
八禁在當時最為
近地而成德淄青中
唐為接所請之

一字皆出
編或作篇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或无其字
或作此非
其利哉
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
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庠音忘己量之所稱音指前人之
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音求粗音也音指前人之
故以杙為楹而訾音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絺音也音指前人之
自喻音希昌陽音昌陽音生石積上節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
乃是昌陽不可服音昌陽音生石積上節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
謂其似是非而不可服音昌陽音生石積上節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
輕身不延年益心音昌陽音生石積上節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
下或有呼音昌陽音生石積上節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
本政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其作有或无其字音今據備後世不
知其承大敷古先遠一時之術以明示民音後世不
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不可為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
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從乎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

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何居音或无何字音或无
按何居準檀弓音姬大率此篇僻澁音暴孽情飾淫志音或无
必其少作今或有未通關之可也音暴孽情飾淫志音或无
辭琢正紛紜射以僻民和以單民亂鳴呼道之去世其終
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慄音然非
矣音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
雖乾乾音堅也用心兒決不可音或无後字原其始固有啓之
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道
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
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發抑詭恠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
忠質音類茫乎天運管鑄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
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

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者此公守戒之所以作終之曰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及裴度平蔡而公之言驗矣太和間杜牧作守論亦公之遺意歟

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棧而外施竄以待之也棧字當以木宅於都者知穿箭之為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焉固猶也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野下或無人鄙二字為下或有之而字或只有之字今詳文勢疑為辭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或下不足為三字今詳文勢疑下材力不足者次之足字衍下文不足為者效此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繇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之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箭也甚矣嗚呼胡知而

孫曰屈強謂當時大鐘也

莊子越雞不能伏鷄卵善雞固能之矣曾維大雞也

樊曰按孟子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又說更問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二章孟子有食於人及食功之說王義福所言蓋有合於孟子故公為之傳

不為之備乎哉實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於或作與非是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巧者王承福傳

韓曰秦謂之朽閩東謂之棍

朽或作朽方云朽音烏方傳朽人以時與館官室按論語作朽人塗者題語正本此說不當用朽字今

巧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夫字无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鏹鏹母官切鏹鏹之朽朽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備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

帛必懸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
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
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功以閭梳本如此諸本以生或作以
似當以之然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君者理我之所以生
者正承上文而言也若作出令則與上下文意皆不叶矣今
本為正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也字非是任有大小惟
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
捨饒以嬉一日捨饒或夫饒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
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
無有字智上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
為而無愧者取焉特或嘻吾操饒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下
或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
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
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問下或无之字吾以

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焉下或非強心
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
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知其不可
能又无強字。今按此數本語意皆與上文不擇其才之稱
否者相復又与本句多行可愧者不相承惟本獨本近是但
能字亦未安而強字當在而字下且今參取二本定將貴富
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
可常者邪吾之心懼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
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
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我者類有之
謂非是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
也者下或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
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
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揚朱之道者邪揚之

文選昭明太子序
曰箴與於補關翰
曰箴所以攻疾所患
亦猶針石之針以療
疾也

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
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然字非是畜
蓄或作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
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作或又其言有可以
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疑自鑒或當作覽。今

五箴 井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是字余生三十有
八年本云洪興辨詳矣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
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並作丁其不至
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
以無為勝之不可保租進于日也。今按於云不為无据然

變言此謂佐董晉張
庭封于汴律州時
自此謂為監察御
史坐論天官人創
出為陽山令

與所證之文初不相似况下文有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
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無乎字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焉或作
然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以汝
類歐陽公今按近世校本務為新音多作陶語文乖字逆
正之不汝不懲邪而嘔嘔切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
頗媚木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
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追諸本
致器而乃以好惡箴致器而乃以好惡箴

論語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者未能行恐後有所聞行不給也吾聞其定而得其善故不欲其有聞也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善也，今本蓋由下句而誤，亦不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比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謂焉有餘，厥聞四馳，焉然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暗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及其或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禍亦則作，其及。

後漢二賢贊二首

充字仲任，其先魏郡元城人，父諱徙居上黨。

肅宗後漢明帝之子，章帝坦也。

公為之贊，各不滿百言，而敘事畧无遺者。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人，自元城爰來徙居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眾流，閉門潛思，論衡

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

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為鄉人所輕，人或作野憤世

著論，潛夫是名，述赦之篇，以赦為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或

不及帶，獲復出，迎官若，鴈門問，鴈呼，卿規，解官歸，安定，鄉人

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救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統年二千游李青律
并莫之聞并州刺史高
幹素貴有名士多歸
附時統過幹幹訪當
時之吏統謂幹曰君有
雄志而無雄才好志而
不擇人所以為君深誠
幹雅自多不納其言未
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
并莫之主皆以是異統
曰高幹表紹也

洪曰李賀父名晉甫
上從多賀年七歲能歌
詠時愈與皇甫湜未
信過其父使賀賦詩立
証自曰高軒過二人大
驚其父進士或謗贊
不避家諱公持著諱
辭一篇又出閉鼓吹錄
云賀以歌詩詔愈愈
送客飯因解帶旋讀首篇雁門太守行

孫曰鄭玄注曲礼云孔
子之母名徵在

當作子字周康
劉之子昭王環也
王道衰弱諸侯
相伐楚人不朝南
征乘膠舟沈于中
流者也

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或元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
自其後果敗以此有聲傲儻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為狂生
丞相軍事卒不至於榮今按本傳有高幹字論說古今發憤
著書曰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文章當作才
章公三贊誄四十一終何其短邪嗚呼先生有而字

諱辯

世自公与李賀書今之矣

愈與李賀書李上有進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
爭名者毀之此公自言嘗勸李賀舉進士而賀從之也今
省雖若小勝然與賀為失其本指而不究毀者之情也
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

辭也或无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若字愈曰然律
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
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區之類是也
草名或无此注字今賀父名晉甫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
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甫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
為人乎嫌名律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
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
周若字孔子不偏諱二名在斯若字若曰孫實為昭王曾參
譏不諱嫌名若備相公名宗康王釗若字孫實為昭王曾參
之父名哲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若曰周之時有
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
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期字度字下或並有者字漢諱武帝名徹為

操字伯度魏人以武帝諱謂杜度公誤用
也然張仲景方自有杜度公所用或出此

孫謂文
王名昌武
王名敷也

不詳謂微侯為述
侯刺微為蒯通之類

代宗諱豫玄宗諱見工

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其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
又諱治天下之治為其字也或无下又諱二字
惟宦官官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諱以諭為近代宗廟
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信語或今考之於經質
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或无
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疾或並作也今世之士不務行曾
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
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
比於宦者官妾則是宦者官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
曾參者耶宦者或並

樊白德宗正元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甲戌始雨公時為四門博士作此專以刺權臣裴延齡李齊運李宜等壅蔽

聰明不顧旱飢專於
誅求使人君恩澤不
得下流如風吹雲而
雨澤不得降也是幸
冬公拜御史竟以言
旱飢謫陽山令補注
晁氏曰旱以喻時澤
不下流風以此小人寔
為此病雲以喻君子
欲施而不可得以及
夫為此厲者聞之也
周孔以禱燎祀司中
司命風師雨師嘗制
以立春後丑日祀風
師此謂求其時也

第節頌其信迫篤而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早字或无之字山升
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懾雨濺濺兮將墜風伯怒兮雲
不得止覆或作侵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悶其光兮不
聞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獨或求其
時兮修祀事羊其肥兮酒其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
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醜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
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氣不或作雲不嗟爾風伯兮欲逃
其罪又何辭兮或无兮字又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
兮其罪誰當作我或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
傷雖或作之非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

第二節頌其窮天地
巨万世而不顧也

第三節率三件比喻
其不可及處
第四節序當時實
變以表其信道自知
之實

補注伯夷姓墨名允字
公信叔齊名智字公
達孤竹君之二子伯長
也叔齊也夷齊蓋也

以上第五節論言世
人而表其為守天地
巨万古之節

第六節頌其為亂臣
賊子之戒

五百家題下注洪曰武
為不然因謂孔子稱
于首陽之下非不食
周粟蓋絕糧耳余謂
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
夷非之佐之方以極
人下之窮非之者

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真矣至於一
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
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
窮天地曰萬世而不顧者也正公寫本无力行二字千下有
五字云自周初至唐貞元末幾二千年公言千五百年率其
成也。今按此篇自一家一國以至率世非之不惑者況
論有此三等而伯夷之窮天地曰萬世而不顧又別是上
一等之人不可以此三者論也前三等之人皆非有所指各故率
世非之而不顧者亦難以前三等之實論其有無而且以千
年言之蓋其大約如此耳今以伯夷當之已失全篇之
大指至於計其年數則又捨其幾二千年全數之多而反促
就千五百年奇數之少其誤益甚矣不通文理大率類
此不可辨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萃慈卹切乎泰山不足為高巍
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
去之去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
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或作率彼伯夷叔齊者乃
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取食其粟餓

史記宋世家
周武王伐紂
克殷微子
乃持其祭
器造於軍
門

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
有明下或今世之所謂士者或无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
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凡人謂容兩句皆作凡人
非聖人者相發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
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曰萬世而不顧
者也按此篇之意所謂聖人正指武王周公而言也既曰聖
人則是固為萬世之標準矣而伯夷者乃獨非之而自是如
此是乃所以為窮天地曰萬世而不顧者也與世之以一凡
人之毀譽而為萬世標準者有間矣近世讀此者雖然微二子亂
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王克高迂九折于洛邑義士獨或非之自春秋時已有此說義士謂伯夷也近世率者以太史公所記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二

一轉結末
有万鈞力

必徵方世之其用心
一也不然則商之仁
或去或不去或死或不
死何以皆得為仁耶
樹白王荆公伯夷論謂韓子之頌為不然
曰伯夷嘗與太公間而伯善養老而往飯焉
當是之時彼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耶及
武王奮太公相之遂出元於塗炭之中
伯夷乃不與豈伯夷欲飯而伯不遂乃
死於北海抑抑來而死於道路耶其至文王
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地而死耶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
武王之時其烈豈下太公哉荆公之論與此頌相反學者其審之

第九節論人治在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不善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然明日若果行此則國實賴之仲尼聞之曰以是觀之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孫曰國僑字子產却大夫穆公之孫子國之子

第一節論遊鄉校者
之譏第二節論不
毀之義第三節
用周事論聽言拒
諫之是非成敗
之言
第五節嘆後世無
如子產用心者結句
有味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三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嗚呼此篇極實叙夏文健句老真得頌之伴中間節奏整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眾
口賢賢與安或作知口賢賢與安或作知口賢賢與安或作知口賢賢與安或作知
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
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聳邦其傾
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
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或然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
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
君或作者交暢旁達施及無垠
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有者字

釋言

寶勝院

此元和二年春作宰相鄭綱翰林李士季吉甫中書舍人裴均也國語云驪姬使奄楚以環釋也退之作釋言取此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明字无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賜之坐公字无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或我下或有盡字而无為一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若干篇難古語然施之於此似不相入且公亦未必特用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此語以為奇也書乎曰然曰有為讓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或无為字慎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或似或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

孔記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

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乎敵以或作敵已國語自敵以下或有相字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一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東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教於言乎或无乎字夫教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振音擊也音擊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音資貨音資以鈞聲勢宿資音資或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音宜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教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相或无款字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一公者吾君

戰國策龐蔥而
魏太子質於邯鄲
謂王曰今人言市
有虎王信之乎曰
否二人言市有虎
王信之乎曰疑之
矣三人言市有虎
王信之乎曰信矣
矣三人言市有虎
王信之乎曰信矣
矣三人言市有虎
王信之乎曰信矣

史記月茂攻宜陽言於秦王曰昔者曾子處費二人有與曾子同姓名者殺人三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之其母編自若有頃天

又告曾參殺人頃
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
人其母投杼踰牆而
走今臣賢不及曾子
而王信臣又未若曾子
母疑臣者不啻三臣
恐王之投杼也

集注南陽公謂徐師
張建封也李君房張
婿也正元六年進士公
以十五年秋來佐徐州
幕作此文其後君房
自著作佐即陸太子
舍人知宗子事

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或作居則與天子
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
孰不願忠而望賜能字非是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
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
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當切
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
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
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
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
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或
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

則不爾或作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
哉或作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或
而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
公又相子其危哉或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
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
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教宰相又教翰林其將何求必不
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或作今乃又无矣字既
而字

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或吾觀李
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
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或南陽公
舉措施為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

前後有其人乎公下或有之字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此下疑當有而今按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求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公愛之有能字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又或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之惜或之作愛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初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無巡字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

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張巡許遠之夏莊交秉筆之士皆喜稱以此以翰所紀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

而不著其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太敏然廣紀備言及後史官之採也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也新傳則未翰

恨有關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然當有然字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虻蚋虻音字音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滅下或有悟之字今按悟字无理且諸本作語若果合有悟字即是誤字之說但以字上若有語字或誤字或語之字或誤上无此四種字下皆不當復有誤之字若以字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不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其徒上有而字或又疑而字說者又謂遠

孫曰方春事巡為即將至德元年七月賊將令孤潮圍巡於雍丘方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者面方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害乃大驚遂謂皆向見雷將軍知君之命嚴矣潮壁雍丘謀龍襄邑寧陵巡使方春引騎四百屠潮先為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方春將兵方畧不及南署雲而強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雲雲均獲是歲六月癸丑睢陽城陷遠遂被刑

孫曰至德三年正月甲戌安慶緒將尹子奇以兵三萬趣睢陽遠與寧陵引兵手於時保遠合遠請為公守請為公守請為公守

并南晉書... 三十六人皆進害生致... 遠於陽僂師後死... 唐書本傳大曆中... 子去疾上書曰薛... 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 遠各守一而城陷賊所... 入自遠分尹子奇分... 曲各一方巡及將枝... 餘皆割心剖肌慘毒... 痛而遠與麾下無... 傷巡死數日嗟乎... 可恨者賊曰恨我乎... 恨遠心不可得誤... 家更若死有知當不... 寂於地下故遠心向... 梁中人皆知之使... 賊張巡巡功業廢敗... 遠於巡不共戴天... 請遠奪官爵以刷... 冤耻詔使去疾與遠子岷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猶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及生致... 江淮之保障若奔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温台唐人皆以全江淮為遠之功按睢陽遠常江... 之淮說出其外睢陽... 善能障之哉蓋巡... 善用兵賊畏巡後... 以患不滅巡則不... 以越過其南有誠... 地温台所言是亦遠... 以江淮也又壽詔... 贈巡揚州大都督遠... 州大都督皆立廟... 以陽壽時致祭号... 公廟

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詭遠此又與兒童
之見無異語或作非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
而絕之其絕必有馭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
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
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
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
之卒或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傷也殘餓羸倫為之
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
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
之不亡其誰之功也之字不無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
一二數也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
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攻或作愈
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州州親祭於其所謂雙

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
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
語曰雲來時睢州音微宋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
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據上或無因按所佩刀斷一指血
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
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楹直略其
上斲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歸或作師
非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
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或无巡呼雲曰
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
言雲敢不死即不屈或疑張籍曰有子嵩者少依於巡
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其常或作嵩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

一信既報本州而此去... 因按佩刀斷一指血淋... 唐以示賀蘭一座大... 驚柳子厚作霽雲... 碑則去自臨其指曰... 敏此足矣天司馬温公... 異從用也

傳古請置一自以
級報中丞也按傳力
斷一指一座大驚新
此最為有理焉如
其指曰最此足矣則
無謂也必是時拜御
父中在遠侍御史
初自河南節度賀蘭
進明父重兵守臨淮
必遣書告急進
明日與諸將張樂高
會出師意者雲
泣告之曰本州強寇
凌逼重圍羊羊食
兵強計無從出初
圍城之日城中數萬
人今婦人老幼相食始
今張中丞殺愛妾
以陷軍人之

後日傳云初賀蘭進明與房瑄素不協及瑄為相以進明為彭城太守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復以許叔冀為進明
吉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教絕不言許叔冀事豈史傳之誤耶於是孫之翰論曰愈叙張巡事蓋以李翰所遺落
及後年往問老人
言有所書耳老言
傳當時更迹又豈能
親進明之情也死愈
之所書止謂遺書致
下全言其本末耳
房瑄挾怨用人致睚
眦失陷頗得其實

後日開元九年正月丙
辰改蒲州為河中府
考經授神契曰王者
德至草木則木連理
樹曰公作此頌時年二
十而猶未第也
德宗貞元三年八月
癸卯以瑒為河中尹
河中節度使封感靈
郡王七年三月元六
年

縣見嵩高時年六十餘矣或无下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
孝無所不讀或无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
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或
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二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
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
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
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
草起初謝加金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效命之時惡於罪蓋
是賊滅亡之日激勵將士賦詩有云裹蒼猶出陣飲血更登
牌又夜聞雷聲詩有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
之文章可見矣一本作未嘗有草新海巡守雖謝詩全章云
應難敵堅貞自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初守睢陽
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
後無不識者或无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

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泣巡曰汝勿
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
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
死時年四十九呼巡或高貞元初死於亳宋開或傳嵩有田
在亳宋開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
籍云嵩將上或有而字為籍下嵩有其字皆非是

河中府連理木頌

司空成寧王輝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
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
五是其應乎殆或作始或无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
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司求帥能罷四方作儀閔仁鰥
寡不寧燕息仁或作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
事異體同心歸民于理異體或作上下天子是嘉卑錫勞王

書唐書守其真面
同類之

樊曰時董晉鎮汴
州公為之佐

孫曰俱文珣為監軍
陸長源為行軍司

孫曰襟抱以衣喻也
正元二年六月乙酉
宣武軍節度使李
萬榮卒子迺自為兵
馬使
為宣武軍節度使

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之柯同

榮異龍之禾榮為一今本朝本之柯皆作枝柯仍與下文同

本連理之柯即今所頌之木也同榮異壘之未即書所謂異

相如所謂雙鶴共抵之獸其前白之頰言而況率其類耳司馬

所定則理乖語贅句分而酌不協失之遠矣吾僕之產茲

士也父矣字疑當作其今按今欲明于大君紀于策書王抑

余也冶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或作將王余抑也或

是奮肆狗媮音勉下音不知所知願託頌詞長言于康

衢頌曰

木何為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詢勳是願封植兮永固俾

斯人兮不忘斯或作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或為隴西二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

董晉本仲舒之裔自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

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寵之士肅四方

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古和會闡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

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真聯鎖于

河宵浮畫湛舟不潛通距或作拒不合或作非合其或作沈

上下文意蓋言置鎖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觀疏宣洩

之患故須作水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也今上文既言

置鎖而下文乃云舟用潛通則非鎖為虛設而應有誤然亦

應著然字矣若以寫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有誤然亦

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盡者又見於溪堂盤公等篇覽者詳

之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

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器童

噉噉上音叫下音呼皆劫眾阻兵慄慄栗栗若隊若覆時維

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

聲也器童李迺

劫眾阻兵慄慄栗栗若隊若覆時維

代万榮季自...
留守秘...
受命与騎從十人
赴鍾不甲兵衛故云
筆車來臨

作檄弗肅弗厲董為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
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謂及
定當以之。今詳此二語疑後人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方
氏直謂閣本為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今觀之其
外誤為最多疑為初出未校之本前已辨之詳矣大抵館閣
藏書不過取之民間而諸儒略以官課校之耳豈能一一精
善過於私本出世俗但見其為官本便尊信之而不復問其
理之如何已為可笑今此乃復造為改定之說以銷眾口則
又可笑也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閉寇偷作黃流
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龍西公是
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此
據信但上條用字大誤河之沅沅有君切源于崑崙天子萬
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燕或作宴此記亦多从石本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佛下或有之字惠下或有者字

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
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榘燔或作焚榘側師切
詩作之屏之其櫛其翳注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
曰木立死曰櫛自斃曰翳呀張口兒切然成谷窪鳥瓜切一
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
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或作作禦寒上或有禦字或作立
以禦風雨以除寒暑曰從石本云左傳既成愈請名之其丘
吾侪小人皆有闔戶以避燥濕寒暑曰其丘上或有名埃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埃之道也其丘上或有名
德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德瀑言
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
洞曰寒唐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
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
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頌或作言者頌或作言者

抗蜀本如此或作領者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石階抗蜀本如此或作領者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石階抗蜀本如此或作領者

抗蜀本如此或作領者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石階抗蜀本如此或作領者

抗蜀本如此或作領者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石階抗蜀本如此或作領者

抗蜀本如此或作領者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石階抗蜀本如此或作領者

抗蜀本如此或作領者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石階抗蜀本如此或作領者

抗蜀本如此或作領者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石階抗蜀本如此或作領者

抗蜀本如此或作領者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石階抗蜀本如此或作領者

抗蜀本如此或作領者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石階抗蜀本如此或作領者

抗蜀本如此或作領者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石階抗蜀本如此或作領者

抗蜀本如此或作領者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石階抗蜀本如此或作領者

石以記从石本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豪諸本作濠石或作璧地理志濠初作豪元

和三年改爲濠據退之作時尚爲濠作濠誤矣

祿字樣及唐韻亦皆作濠而元按願曾公干

中間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皆與地理志合

但通典偶脫中間去水一節耳此濠字當以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毗以鎮

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整或作總士或作定而又外與賓客四鄰

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

令并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祈或作非閱辨通敏兼人之才

莫宜居之閱或作宏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後或作苟其帥

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

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

徐泗豪三州

節度掌書記

三人有能凡字其一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
 禮部郎中其一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
 判官其一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方
 為之有隴上或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閔辨通敏
 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
 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人苟
 有有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
 飛也章或作扶或作華泳愈樂是賓王之相得也故請刻石
 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閒俾來者得以覽觀焉記下或无之字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
 者十人兵下或无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下或无騎而被甲載兵
 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

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居宜鞚音的立
 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一人徒
 而驅牧者二人徒下或无今按徒則非騎矣誤坐而指使者一
 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
 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方无坐而
 脫足者一人方或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
 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具或作且十挹且
 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二或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負
人字疑在負者之下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婦人
字无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
 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二而莫有同者焉事下或有主字為或
 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梳本亦作上者下者
皆无皆无者焉皆无字乃与上下文意

相屬今行者牽者行也後有走者則奔者為重復當存牽而去之陸者或无陸者二字今按此承涉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或无出人水也不當无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喜下或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二而莫有同者焉屬上句非是牛大小十一頭有字橐駝三頭書子馬賦注橐駝者言其可負橐而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食尹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蓋音登又都勝切笠之長柄也筥筥筥其筥切曰筥筥曰筥皆以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飲以閣梳本用下有非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羣有獨孤生申叔者

有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彈棊有譜一卷其局方四角也不願易也工下或皆五人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或作手之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關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日字為上詞无始有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
 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
 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鴛行以進平立音
 丞曰當署下或有丞子丞涉筆占位署惟謹或目吏問可
 不可更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
 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警警上將此切下牛刀切
不省人也丞之設豈端使然哉謂或作勢或作該
以丞為慢之最且至以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
相警警也數所矩切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
 涵演長流也迤日大以肆或作流大貞元初挾其能戰藝
 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屈下字皆作千字元
四年進士六年中博宏詞再進而屈千人也今按抗苑
皆脫字司以掩為誤但唐人試宏詞者甚少如貞元九年僅
 其坐人也然無所措姑放錄子傳其如以依知者元和

則字善本作側字

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
 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切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
 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耕五訓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
 岸而為之謂下或皆有然字負余上以有喜字云喜音許吏
也今按文而讀連下句曰為文承言類如具丞廳故有記壤
 漏汚不可讀疑為斯立易捕與老境治壁悉書前
 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云
木說文發水繞繞音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一松日哦其
 間有吟字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
 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
 絕特之稱則或作嘗臨觀或作登臨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

等注或云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壯其文辭益欲往
 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
 斥守揭陽或作潮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
 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
 袁於南昌為屬邑於上物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
 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僮得一至其處竊寄自償
 所願焉其如十字而償作賞下及無事且還僮得一至
 如諸本乃自曲折而先公後私不以遊覽難乎受命之重
 尤得事大府之體與聘札既受饗餼然請觀乃從下門而
 入意亦相如所定則皆失之而籍寄目至州之七月詔
 賞諸意生隨所願亦不若償字之惡也
 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祭江南西道洪江饒
 虔吉信撫袁采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
 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而字亦非是大者驛聞小者立變
 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下字亦非是今修於庭戶

期一作斯

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作月或吾雖欲出意見
 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
 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或无其歲
 九月入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
 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
 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上或作治所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
 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或作乎胡以抗
 乎語意輕脫不類公文亦非寮屬所得施於其長者蓋公應
 本作為自鳥而胡又自胡而說耳大抵此篇文苑多誤公應
 曰諾於是棟榑梁楠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甍之破缺
 者赤白之漫漶為其泰漫漶而不可知注漫漶之色前漢不
 鮮者治之則已破或作堅物破缺乃不可用而故則无甚
 害也且修屋而盡易其故則是無後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
 新作而非修之謂矣作故非是無後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
 功公以眾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而下或有賞焉

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其或作五

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名雲卿仕終禮部侍郎李習之誌其妻母墓曰禮部甚高習之妻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釋木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杜子美李善或作蓋或作蓋能辨是。同姓叔父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矣故以同姓託言之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篆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

孫曰衛宏字敬仲身止明廷議即作漢儀四篇載西京雜事

孫曰書序古魯共王壞孔子宅得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樊曰愈字之有文字五草隸

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服之或下復之官書也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元其字據依或作依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宜略識字元道字謙或有古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愨寫以留愈愈字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補注元和也

正四下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二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四

考異音釋附

雜著

鄆州谿堂詩

并序此篇多从石本

寶勝院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

謂沂李師道所據

曹贊等州觀察使薛平青州刺史王遂沂州刺史

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

節度觀察

等使鎮其地有德字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

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

此句或作以彼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

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

之職

分而殘其帥

鎮魏不悅於政相翦繼變

曹贊等州觀察使薛平青州刺史王遂沂州刺史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有德字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此句或作以彼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之職分而殘其帥鎮魏不悅於政相翦繼變

以反成德年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復歸於復歸於
於三方此謂崔羣為王智與所逐也惟鄆也截然中居四
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閣梳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
以文勢及當時事實皆當有此句若其無之則下文所謂持
視摹刻既有脫誤又以毀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蓋親見
之亦非獨古為然也最信閣梳蜀本雖有謬誤往往曲
為石本脫句所奪其可笑也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
將疆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句或作於曹濮州非是軍所
根抵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撥拾之餘剝膚推髓公
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持或作持公於此時能安
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弱而變此功反小何
也公之始至眾未熟化以武則忿以威以恩則橫而肆或无
二字或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病也心罷疲精磨以

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眾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
母從仇讎非入之情故曰易下或有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
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无公及封公亦樂眾
之和知人之悅而後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是居之西北隅
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
眾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力任切繫也
也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
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
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乃使
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
考一收正之或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
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

願孰為邦亡依切節根之蟻音義同羊狼貪以口覆
城吹之喚之摩羊拊之箴之石之膊音同而際音同而際音同而際音同
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字邦師曰今按平作西碑
兼章公以賓燕其鼓駭駭此詩十一章以令叶強以駭
獨孤郁墓志亦見淮南子勿驚勿駭物將自理勿撓勿撓
京賦所謂駭雷鼓是也今按古音之說甚善吳才老補音
補韻二書其說甚詳駭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盜中徵如
四聲互用切響通用二條而已此說得之如通其說則古書
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誦律稽
也謂也施詩智用不差人用不屈然有賓上音單下音孤
禮胡也周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戮徒故切遺
禮魚宜式

此邦是祿音休雅曰祿

貓相乳有說字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或作其一母死
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
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無而字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
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也切夫貓人畜也
非性於仁義者也仁字非是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
牧人以康伐罪以平伐非是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
道乃行父子兄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
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
及豚魚非此類也夫亦其非是愈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
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
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

春秋文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注延父侵官宜為國討故不言賈季殺公羊傳其何國以殺何君漏言也何休注此引易幾事不密為證

於子孫並有之字下或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
可知已既已或無此因叙之為貓相乳說云下或有爾

進士策問十三首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吉凶從違凶惟協韻諧聲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士不問可否一併倒用則失之矣此類當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也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其文相矣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一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也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興一本作相字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夏殷之字非是或無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遠下無然字焉或作鳥屬下句但其下疑當有一睹字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作鳥亦通其下疑或有一睹字觀其所為其亦有意云爾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一霸穆或作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并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揚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
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或無其時字
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或無知字其所守者
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之
或作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
其無乃化而不自知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
救之乎尚在則尚何以救之乎乃是在尚無將字。今按若从
不相入其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為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
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
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
為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今據上文及詳語勢身說
非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覆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

下為秦使天下為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
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惑
於舊說舊名或作記非是句下或有焉字
問夫子之言蓋各言爾志蓋上或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
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
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不之或今將自州縣始請
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此下或有
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
友者為誰乎而或作其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
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為也所二字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
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闕下或
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於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

銷側持銖市未切讀其書亦皆有人焉魏字或在晉下謂元魏爾蓋不然也三國之魏
不言乎豈應畧而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為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
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勲力進者又
有倍於是其為門戶多矣有倍或作加倍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
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
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
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委之
作以委况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
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蓋
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易上或有周字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
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

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為健乎
二或作一非是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為易矣坤
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戰之於事其足為簡乎野下或有其易血玄黃四字
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或无所字非是
問人之仰魚向切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然後可
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下者
或有在字豐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愈賤
益賤而字疑當在賤字下但此正与張中丞傳後城壤耕者
而其徒皆死云云者相類恐公自有此一種句法也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
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辨也
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
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或

作民此試進士當避諱作民者非是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
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
則曰慎五典又曰叙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
上帝禋六宗望山川禘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
五色出納五言封諸本作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
無為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
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抑其下或有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德下或
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或作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
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
樂於襄弘是也今之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

无下或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或無
問食粟衣於既切帛服仁行義以族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
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
不衣帛薄仁義以為不足為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
母之於子皆作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
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為聖人乎鳥或不然則
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

爭或作諫范同諫書温公通鑑皆作爭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
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
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下
以或无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或无字皆非是居於位五年矣

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在下或有章字移愈
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音得為有道
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
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
德不同也並無之字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
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
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蹇上或有以字事
絕或有之字終或作絕或作如皆非是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
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陽
陽子二字或有實一匹夫四字或作實一介之夫下再出視政之
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音籍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
官則曰諫議也問其得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
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賦下且吾聞之有官守者

孫曰委吏主委積
倉庫之吏委於
俸切棄田苑園之
吏主六畜之易牧
者乘音利

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
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
乎上或無復出言字。按此語正謂陽子若自謂得其言則向不言乎哉或本非是陽子將為祿仕乎
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
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
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
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
而如此其可乎哉秩祿或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
者惡為人臣招音翹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
不得而知焉音翹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
也宋元憲曰考它書未獲為翹之意音翹蘇林讀招為翹音翹招卒
按呂氏春秋曰考它書未獲為翹之意音翹蘇林讀招為翹音翹招卒
列蘇林亦音翹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尔后者于内尔乃
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

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或作入
 則諫其君出則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
 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以本主上嘉其行
 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
 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若
 宄之士聞而慕之東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
 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
 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
 啓之也是啓或作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
 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
 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有心字或聞其時之不平人
 之不以其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亦不致
 致矻矻音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

不得黔門下或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
 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
 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補上有自字者下無也字云
 今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使之自有餘也義為長
 乃欲以補眾人之不足耳故下文云云說非是耳目之
 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
 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目下或且陽
 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
 聞人窮也惡音得自自暇逸乎哉或則將或作且將於賢或曰
 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為直者或字若吾子之論
 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尽言以招翹人過國
 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
 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
 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

國是以見殺而如尺言於此國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或无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卒下緇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作云一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最輕下或故下或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无其字况其緇者乎其字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

孫曰自衛司徒文子已下皆孔叢子抗志篇之文予而加麻無服字

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乃葬下或有者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除字非是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葬或不葬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二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是字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諸本无故字有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子

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推而下其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返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又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除而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似或作非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啓下有或有不領字至下或無既字今按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禮有自啓至于反哭之語方本是也無乎服而加戚則何如曰今之弔服

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齊郎議

諸本此下有貞元十年應博李宏詞九字

齊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負填闕而教之行事子或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率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所進或作進所齒或作齒然則奉宗廟

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
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或云然字據今議者謂學
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
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初或云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
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
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
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
可以不尊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
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彙豐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
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
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
莊此下其字疑衍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
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

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如此或作知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
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為已又况不如其舊哉什或作然
所謂利不百不變法工不什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
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夫或作故曰議罷齋郎而
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此篇前後有

締給議

校作給締○今按篇
內皆作締給○誤也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
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
肅敬祀事宗下有厲字○今按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
而通行非如詩篇等於賦駢銘記期於久遠可以時出奇怪
而無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金曰高古然於此等知亦未嘗敢
故為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間反覆曲折說及事凡
理便是真文章它人自不能及耳此是後皆敢此
在擬議不敢自專擬或作疑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

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
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切按官在
不及或而自言則武德始立四廟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廟主宜永
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唐開元中乃詔宣皇帝為獻祖元皇帝為懿祖廟主宜永
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
時豈得不食於大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
之合矣祭焉作登焉詳祭焉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
以為不可諸本毀下或无之字或毀之下再謹按禮記天子
立七廟一壇一墀音善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
祫則陳於大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
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
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

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
大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
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謹諸本作違以闕抗蜀苑
改也甘泉賦徠低郊禋神所依音栖與澤同皆徐行也云新史与文粹作依違以意
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
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為字其於
於其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
井有子之字皆非是父之或作父子父下或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
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
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四字之遠作遠
之今詳四字祭法本之備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
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
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

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其說不一或作禮○今按此言若若
別廢則不當禘於太廟又不當禘於別廟故云禘無其所若
以無可禘禘之所而遂直廢其祭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若故
其說如此也故臣傳來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
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
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
非傳於後代之法也蓋以○作蓋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
締禘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
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神之神或作是又常祭甚衆
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
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衆或作禘○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
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獻祖之主則當於太廟之
西夾室而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降獻祖謂
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降獻祖謂
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禘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

祖以下皆序昭穆南此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
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
所說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
真可爲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爲不可漫
觀者其謂此類也欬但以其文字簡嚴讀
者或未遽曉故切推之以其意云事異殷周禮從而變
非所失禮也疑衍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
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誠下如以爲
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
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胡或作夫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
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
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
慮莫匪規矩不害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
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

為過也故字生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
 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
 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
 之者也明誠者上或无自字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
 夫子之言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
 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
 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亦不或字顏子自惟
 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飲字无
 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
 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
 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

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迹見乎遠
或无不然字下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
 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乎孟子尚復
 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論字

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

秘書官稱也或无書字而以秘為人名及論作問
又稅下无書字者皆非是
子曰嘗也曰於人見其貌威是意弟終无服也而可乎韓
子曰何也曰小功不見其貌威是意弟終无服也而可乎韓
子曰稅之書夫之功不稅也疑是也韓子疑之為非也然
而為之服禮也韓子疑之為非也然
於新故死也求其矣韓子疑之為非也然
疑之未盡也求其矣韓子疑之為非也然
于繼外親之服以總窮其殺之思以
禮豈苟言情哉亦著於文而已矣
統其文至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
不過總其情至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
設見矣故禮大功以是不謂之兄弟有加而

孫曰稅當作稅其字
 從衣博雅去過制延
 服謂之稅翰切茶
 音吐外切

大功無加者親也亦其情也且禮專為情乎亦
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斷小功之
疑也夫曾子雖然韓子疑於情而不及文為非也
言其之邪小功除喪而後亦不吉服而巳矣
若弟之喪既除喪而後亦不吉服而巳矣
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其已矣乎
加焉曰我未之聞也然則免袒成踊其已矣乎
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情逾月然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
以情責情注以情上諸本有是字鄭今之士人遂引此不
追服小功有而上或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的孫
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
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功服或作功之古之人行役
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以又相作時

字亦是然各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
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
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豈下或有字聞其死則
悲哀豈有聞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日
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感感類有
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感二或作感容
喪或作服稅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
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
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
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悚息尤深
誠作愈再拜

大學生何蕃傳
舊本○今按此當作傳而入書類未詳其說但其

詞則實傳也况有諸本可乎

大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諸本作二十餘年

二十而餘字亦綴於年之下按說文廿音入二十并也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廿有六年則又廿穀者正作尚以四言故可考如南海碑薛助教碑石本亦皆然

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灼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或升之聞下或無於字

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名下或有為字立下或有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俱全

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聞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閱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

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

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諭字論

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磨

生言曰蕃仁勇人也磨生或作生磨

公之類甚多不當作注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

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

陽磨生曰朱泚切之亂太學諸生率將從之來請起蕃蕃

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故惜乎蕃之居下其

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

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

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上氣

之字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故凡貧賤

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乎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无下或亦字

答張籍書

籍遺公書云古之胥發誨卒動言語无非相示以善教所不及施誠相與不間塞於他人之說其於古人之道也籍今不復以義是執竿而拒歡來者為出俗陵靡不及古人之道蓋聖人之道廢於所為也宣尼沒後揚朱墨程侯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于由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寢惑楊雄作法言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成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之言善者惟二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法入于中國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成浮屠之法入于中國生之道廣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天下生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流于出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于載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可謂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為訾終无裨於教也執事

聰明文章与孟軻楊雄相君蓋為一書以只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季之所為乎曷可俯仰於俗器為多言之徒哉然欲季聖人之道者其亦宜由之也此見執事多尚駁雜无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敬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為猶以為為損况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為也今執事為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為或有不出於執事之守常者竊未為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无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楊雄之作辨揚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籍誠知之以材識頑鈍不敢竊居作者之位所以容於執事而為之尔若執事守章句之孝因循于特置不朽之盛衰与夫不知言亦无以異矣籍再拜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今按人字或作眾及聆其音聲之義此篇下文及後与孟東野書別本歐陽詹今按人字或作眾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字意非是言下无意字今乃大

按公正元士
年佐汗時年
二十九故云

得所圖脫然若沈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
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踴躍多言徒相為訾若僕之見則
有異乎此也見上或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
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
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或作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
前一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為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
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
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為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无下或
得下或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
之未至也未至或作不能或至下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
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
六十然後為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無實說
粗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

同浴而譏裸裎也与下或无復出人字若商論不能下氣或
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
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或无字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籍遺公第二書云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
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由折教之使昏塞者不
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
老釋惑乎生人父矣誠以出相訟化而莫之知所
以父惑乎尔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
有告焉今以爲言論之不入則觀書亦无所得為
此而止未嘗至也一如一位在一卿其不知聖人
之道可以言論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為證
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
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
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為書為書而不知者則可
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
止為書則為聖人之道矣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
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
有所為况有疾疫凶凶真其間哉是以君子汲
於所為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參於戎府當四
海頭兵之際優游无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

或有不及焉可追乎天之与人性度已有器也不
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年
乎事目不觀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
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
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一定制也若顏子
獨立於世必有其說以爲書若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
必資於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
設則紀其師之說以爲書若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
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後其徒爲之也後軻
之世發明其孝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
喪侵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者以與聖人之道
特孟軻之門人必不無論矣君子發言率足不遠
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爲戲也執事每見
其說亦拊拊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
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悅
於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吾子不以愈無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而或拂其邪心
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
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德下或
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
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

書出焉其所以慮惠之道微也或无然今夫二氏之所宗而
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乃或作及。今
猶是公卿輔相蓋微詞以見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
其聲曉曉切響公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
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此句書於物作於
按書於吾何有言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
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
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窮躬
甚又窮皆非是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
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
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
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
自夫子而及 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

五百家古唐史有
非好已之道勝也一
句非

至乎句下下二及乎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
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
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
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書者上或有為今吾之得吾志失吾
志未可知矣五六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
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
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
其何或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
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
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論上或无商字若好已之道
或无然字或无非好已之道勝也一書實有若好已或无已字
語雄下无所傳也三字皆非是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
豈敢避是名哉若上作所皆非是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
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辨也有矣駸雜之譏前書及之

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
虐考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
思乎能字本皆作爲武不能也武之說實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
季本云論衡嘗引此以關董仲舒則此為字當不作能字乃不能
自用論衡非用戴禮也今按作爲无理之論必有脫誤不然公
應舍前漢有理之禮記而信後漢无理之論也况公明明言
記曰而所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誤哉今據公本語
依禮記而定作能字一本作鳥害其為道哉孟君將有所適思
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朱文公校員
元生集卷之十四

